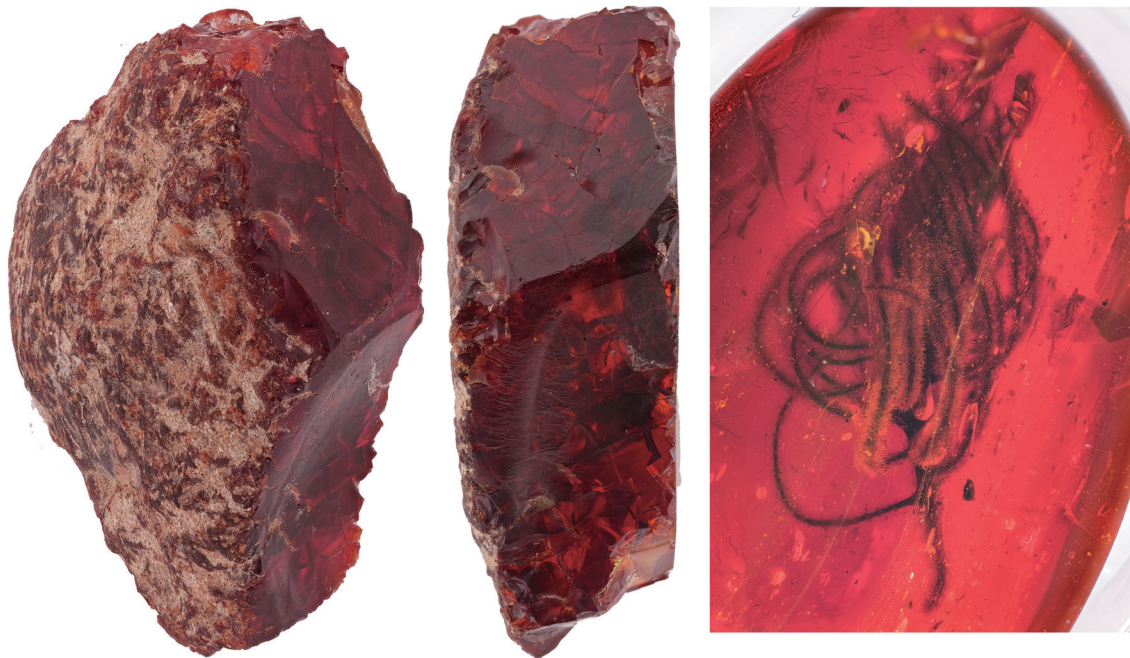


缅甸琥珀



坚定立场

——助力科研摆脱政治偏见

撰文 王硕 姜日新 蔡昊鸿
供图 龙晓璇

缅甸琥珀主要产自于缅甸北部的克钦邦，这里常年动乱，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常年展开各种规模的战斗，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使得这一本不富裕的地区更加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际组织发出声明反对缅甸琥珀的科学研究，认为这些琥珀是在违背当地居民人权的背景下生产和流通的。实际上这种思想根本走错了方向，不但无益于改善克钦邦地区百姓的生活，而且在缅甸琥珀大量流入私人收藏者的大背景下更是对缅甸琥珀研究这一领域的极大损害。

国际古脊椎生物学协会于2020年发表声明抵制缅甸琥珀在古生学界的研究成果，呼吁各大主流期刊拒绝接收缅甸琥珀研究的论文。他们认为缅甸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在琥珀矿区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造成了许多不人道

的行为，却并未提出有积极意义的解决方案。他们甚至将缅甸琥珀称之为“血琥珀”，暗指其来源与非洲“血钻”相似。实际上，开采琥珀与当地的战乱并无关系。在贫穷的缅甸，琥珀开采无疑是一个高收益的行业，生活的贫困使得矿工们对此趋之若鹜。如果完全杜绝缅甸琥珀在市场的流通，最终的受害者仅仅是贫苦的矿工，而非缅甸政府抑或是反政府武装。用通常所讲的血珀与血钻相比更是无稽之谈，血珀指的是一类颜色为红色的缅甸琥珀，是由金珀氧化而来，在市场上指代的仅仅是琥珀的品类，而血钻则指代开采过程中雇佣童工等行为浸透了非洲人民的血与泪。将二者进行比较不但有失公允，更是对非洲人民所受苦难的侮辱。此外，该组织还提及了缅甸琥珀内含物研究中标本难以溯源和检视的问题，这同样是由于大量缅甸琥珀流入

缅甸琥珀制作的手把件，包含一朵来自白垩纪的牛肝菌化石



宝石市场所造成。如果继续对缅甸琥珀内含物研究进行抵制，只会造成更多珍贵的材料流入私人藏家手中，而其高昂的价格将使其基本与科研绝缘，很多重要的发现可能就此淹没，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在对缅甸琥珀研究伦理问题的探讨中，我们从缅甸琥珀开采的历史、缅甸琥珀交易的合法性以及停止对缅甸琥珀进行科研活动可能对古生物学界造成的巨大损失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改善矿工生活现状与保护琥珀化石资源的建议。

缅甸琥珀有两千多年的开采史，除去被英国殖民的时期，缅甸琥珀至今的开采形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如今的矿工需要获得政府许可才能进行开采，这意味着缅甸琥珀的开采是得到政府允许的。此外“血琥珀”显然是对缅甸琥珀流通市场一无所知的研究人员的误读，这一称谓正如著名的“鸽血红”红宝石一样，仅是对品类的称呼，而无关于真正的流血和压迫。缅甸琥珀在珠宝市场上的流通的确给古生物学领域带来一些麻烦，一些重要发现的材料保存于私人手中，在借给科学家进行研究之后可能被转

手倒卖，而之后的学者想要对其进行再研究则非常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明确对作为科研材料的缅甸琥珀保存地的资格，避免科研材料保存于私人手中流入市场，给材料的检视制造困难，这需要我们加大对公立博物馆或科研单位的投入。提倡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化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学者应当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始数据上传网络数据库共享，留下数据追溯的空间和方法。学者应当撇开政治偏见，公正、客观地对待缅甸琥珀内含物的研究，百家争鸣出真理。同时应当鼓励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高效并且有益地进行缅甸琥珀内含物的研究，早日揭开这份自然遗产带给我们的知识宝库。

争议和困难虽然有，但是我们呼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缅甸琥珀的重要科研价值上，而不是搞“一刀切”式地对缅甸琥珀下达科研禁令。如何改善缅甸琥珀的生产、流通以及科研环境，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责编 桑新华）